

漢

書

二

漢高祖紀第二

漢 高祖 元年 五月

漢高祖元年五月...

漢高祖元年五月...

漢高祖元年五月...

漢高祖元年五月...

漢高祖元年五月...

漢高祖元年五月...



惠帝紀第二

漢書二

漢護軍班固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裴駰縣國子顏師古集註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

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祖太

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

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

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

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滿六

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

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

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劉攽曰此賜爵之差

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

亦賜一級矣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宦官閹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

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

惠帝



有諸尚也應劭曰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執楯執

戟親近陞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師古曰騶本殿之馭者後又令為騎因謂騶

耳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

二級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賜給喪事

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

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如淳曰律有牛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

皆賜五千令又言二百石者審備其等也視作斥上者

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壙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冢壙故以開斥言之鄭氏

前漢紀二

卷二

二

唐

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

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劉放曰予謂諸書

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

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

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

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宋祁曰注

文今復之也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

官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惠帝

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官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云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官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官學事師謂凡仕官非闔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云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造以

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

日春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

前漢紀二

言二卷

三

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媿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夔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鞞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之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媿音連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

惠帝

蒲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孟康曰不加肉刑

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鬻音他計反

又曰吏所治

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

為民也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劉氏校本云別本以作呂

今吏六百石

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

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

軍賦他無有所與

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

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前漢記二

卷二

甲

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

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

三十疋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

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

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呂

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

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

惠帝

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
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
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教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
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劉攽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呂后而
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揣呂后欲尊公主以
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為
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闕為齊
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為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

見蘭陵家人井中

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

乙亥夕而不

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

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

也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

師古曰蕭何也

首後紀二

書二卷

五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

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

以宗室

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

搖為東海王

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

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

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廩災南越王趙佗

稱臣奉貢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

惠帝

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
孝文薄后以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
從而得之乎雖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
○宋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 春正月舉民

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
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

音方二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

吏民者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
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長樂

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

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
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丙子織室災

師古曰主織
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雷靄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

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

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

薨師古曰
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師古

曰家長
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應劭曰
國語越

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
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

惠帝

高后紀第三

漢書三

漢護軍班固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琅邪縣國子顏師古集註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

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

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

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

成侯

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

○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

去當曰惠帝即位尊為太后

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

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

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

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

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祿

台子通四人為王

蘇林曰台音胞胎

封諸呂六人為

列侯語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

三族臯妖言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

筭今使五筭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劉放曰予謂女子五筭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為五筭每筭加一筭也。夏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噲也起

長安西市修教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興

者若近代之成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太尉

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

丁卯日有蝕之既師古曰既盡也秋八月戊寅帝崩

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九月辛丑葬

安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五里。

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

趙隱恩敬篤矣

師古曰篤厚也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

然

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

納曹相國

之對而心說

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可謂寬

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

師古曰謂殺趙王戮戚夫人因以憂

疾不聽政而崩悲夫

惠帝紀第二

惠帝

正文捌伯叁拾伍字

註文貳肆壹伯叁拾柒字

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

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

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今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

灾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惠後宮

子強為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晉灼曰漢註名

長韋昭曰今陳留郡不疑為恒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

為襄城侯朝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武為壺關侯秋

桃李華

前漢紀三

書三

二

昭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

讀與勅同其字從力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師古曰分音扶

問反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虯反他皆類此朕

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

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之

高下為先後之次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

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

曰陳平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周勃曲周侯臣商師古曰

高后

商曰酈 穎陰侯臣嬰師古曰 安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 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餐與食同 諸侯四時皆得賜

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筭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勝

錢即租奉也韋昭曰熟食曰食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

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間賜是為食錢食小食也師

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食所謂吞食物也餐錢

賜厨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宋祁曰

江南本文穎註文邑中字上有所食字筭錢筭故作筭

景祐刊誤謂筭非租稅當改為筭錢 陛下加惠以

又韋昭註文稅租字上有或曰字 功次定朝位

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 臣請臧高

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服虔曰縣有 夷蠻曰道師

古曰羌道 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 道屬武都郡 夏六月丙

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

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 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

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 銖錢。宋祁曰註文莢字一本作鈇非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 水所漂

沒也 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

后幽之永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 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

宮中之長巷也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

容之如地上有驩心臣使百姓百姓欣然

臣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

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

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

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

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

為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

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

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劉放曰顏

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豈

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

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

高后

二千石

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

六月城長陵

張晏曰起縣邑

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

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謂莢錢者。宋

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

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

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劉放曰呂后外戚

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困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夏五月辛

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

張晏

曰高帝兄伯也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

如淳曰皆追謚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

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

高后

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

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

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官也如淳

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諸中官

官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

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閹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官者令丞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

丞官者署之令丞前漢包三 卷一百一 六一

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

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

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古師

曰顯讀與專同自知替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為

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宋祁曰按蔡邕云皇子封為王者

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時齊悼惠王子朱虛

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廼使人

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

高后

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

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

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宋祁曰景德本滎作熒

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

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古師

日給誑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

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

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

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之往也廼為上將將兵

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

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國印

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

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

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麇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

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日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塵音九

俱出游過其姑呂頹張晏曰頹音須師古曰呂后妹。宋祁曰呂頹樊噲妻封臨須臾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

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延悉出珠玉寶器

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

侯密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密曹參子也音竹出反。劉攽曰按表及任

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

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

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

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

平陽侯密聞其語

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宋祁曰馳邵本作以勃欲入北軍

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

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劉攽曰予謂漢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當

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

廼令持節矯內

高后

勃北軍

師古曰矯詐也詐以天子之命也

勃復令酈寄典客劉

揭說祿

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

曰帝使太尉守北

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

宋祁曰南本

作歸印

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

師古曰屬音之

而臣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

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

偏公其一耳袒首徒旱反

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

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

前漢紀三

書三卷

九

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殺門

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殺

門弗內徘徊往來

師古曰徘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徘徊音裴

平陽侯

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

師展曰誦言公言也

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

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

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

若人之臂掖也

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

宋祁曰越本邵本並無

日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遂產殺

高后

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

為光

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慰

之問

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廼從與載因節

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

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

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

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辛酉斬呂祿答殺呂頹分部悉捕諸呂男

女無少長皆斬之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大臣相與陰謀

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

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

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

師古曰垂拱而治

高后

女主制政不出房闈

師古曰闈宮中小門音他曷反

而天下

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也

殖生也

高后紀第三

正文壹阡陸伯柒拾柒字
註文壹阡玖伯伍拾叁字

文帝紀第四

漢書四

漢 護 軍 莊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琅邪縣闔學顏

師古 集註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

高

祖中子也母曰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眾妾之摠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

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眾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摠謂眾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

無姬職也如云眾妾摠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

高祖十一年誅

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

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都

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諸呂謀

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

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

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

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

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

意也屬音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誅諸

之欲反音大頰反本字當作吕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疑履之蹀如溥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

蹀蹀謂履涉之耳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

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

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

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

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

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

有漢九四 漢六四 二 虞全

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

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

矣夫以吕太后之嚴立諸吕為三王擅權

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叫也

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吕卒以滅

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

百姓弗為使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專一邪內

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

文帝

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

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

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

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

啓以光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

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

○宋祁曰江南本註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思不服庚更也更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二十字代王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代王 三十一

曰寡人固口 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

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

薄昭見太尉勃等具言所呂迎立王者

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

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

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

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

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

文帝

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

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

丞相已

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

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

師古

曰間容也猶合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

宋昌曰所言

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

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師古曰郡國朝宿之

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

閏月己酉入代邸

○劉放曰己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

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

前紀四

漢志四

四

虞大全

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

服虔曰柴武

御史大夫

臣蒼

文穎曰張蒼

宗正臣郢

文穎曰劉郢

朱虛侯臣章東

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

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

再拜

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

曰不詳其有爵位故摠謂之子。宋祁曰註文不詳南本作不詳為長若云不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立

二王三侯而弘又為帝非不詳也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為鄼侯也

頃王后

蘇林曰高帝兄

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郃陽侯子漚為吳王故追謚為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郃陽侯喜以子漚為

王追謚為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須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鄴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謚為傾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傾琅邪王

文穎曰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

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

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不足以稱師古

曰稱副也音尺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

也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

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

上目紀 漢之四 五

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丞相平

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

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

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怠忘也。劉放曰忽言輕易也願大王

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

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

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

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

文帝

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
清淨殿中以虞非常

奉天子法駕迎代邸

如

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
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

中令行殿中

師古曰行謂案
行也音下更反

還坐前殿下詔

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閒者諸呂用

事擅權

師古曰閒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佗皆
類此。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

謀為

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

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

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
賜牛酒師古曰賜爵

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
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

酺五

日

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
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

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
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宋祁曰酺南本浙本並

舖作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

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

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

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

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宋祁曰呂產南本浙本無呂字

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

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

節承認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宋祁曰南本浙本

無呂字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

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

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

漢書卷四十一

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

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

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

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

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為早晚字也所以尊宗廟

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宋

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天下人民未有慝志應劭曰慝音篋慝滿也師

古曰慝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

文帝

而嬪天下焉

晉灼曰嬪古禪字

而曰豫建太子是重

吾不德也

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

謂天下何

師古曰猶言何

以稱天下之望

其安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

有司曰豫建太

子所呂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

王季父也春秋高閼天下之義理多矣

如淳

曰閱猶更歷也

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

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

文穎曰陪輔也

豈為不豫哉

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

前漢書

卷四

八

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

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

師古

曰必將傳位於子

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

子

宋祁曰越本專作傳

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

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為善也

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

安皆且千歲

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

有天下者

莫長焉

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

用此道也

師古曰所以能

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

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

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

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

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

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

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慈仁請建

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

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已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封將軍薄

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

后曰立子母實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

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

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服虔曰沾音反沾之

沾孟康曰沾音屋檐之檐如淳曰沾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而莫之省憂

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

反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温也音乃

短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

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

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

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豈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淖音女教反

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司請

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年八十已上賜

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

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絲也賜物及當

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

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嗇夫令史

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

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不稱者督之

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

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為先被刑也有罪

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者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楚元王

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

水潰出

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

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

功

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

狐疑皆止朕

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何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以尊昌

為衛將軍

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

其封昌為壯武侯諸

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師古曰張武等

又曰列侯從

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

有漢紀四

淮書四

二

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

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

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

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

如淳曰邑名也

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駟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駟乎駟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

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

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

安邑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

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

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

所止特以恩愛見留十一月癸卯晦日有蝕之詔曰朕

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

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師古曰治音直

吏反延十一月晦日有蝕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

前漢紀四 漢書四卷 十一

譴責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灾孰大焉師古曰灾莫大於此朕獲保宗

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

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

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

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

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

告朕師古曰旬音蓋旬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啓乃

心沃朕心沃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

朕之不逮

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

因各敕以職

任務省繇費以便民

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讀曰佻

朕既不

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蘇林曰憫寢視不安貌也

孟康曰憫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憫音下板反。宋祁曰蘇林注文憫字下當有然字

是

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

厚衛

師古曰飭整也音敕

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

財足

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纒足充事而已

餘皆

以給傳置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各置也他皆類此。宋祁曰傳傳舍

置廐置按廣雅云置驛也

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

本也其開籍田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

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

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謂蹈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斯

則籍非假借明矣

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師古曰黍稷曰粢在

器曰盛粢音咨

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

者皆赦之

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

三月

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

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

弟辟彊

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

彊讀曰疆闢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

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及齊悼惠王子朱

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

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

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

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四·三十

前漢紀甲

卷之四

一甲

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

誅謗之木

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

說是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誅

謗詖言之罪

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有復

設此條也詖與妖同

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

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

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

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

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劉攽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

不敢祝少實也故吏得以爲大逆

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

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

師古曰抵觸也亦至

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

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

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有天

喪故不遂其生

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

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

卯晦日有食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

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

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

侯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

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師古曰殺之於其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

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

倖幸故曰幸見今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

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遣丞

宋祁曰註文賜以酒食帛葛越本無酒葛二字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

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

之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

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

前卷四 卷之四 十六

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

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

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

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姓將四將軍十萬

眾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

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

註誤吏民師古曰註亦誤也音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

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

文帝

官爵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古師

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劉攽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

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

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

劉有屬籍家無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賜諸侯

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

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

前漢紀四

漢書四

十七

獄作顧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

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俳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

應劭

更造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大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

曰聽於民鑄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

文帝

反廢遷蜀嚴道死雍

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

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

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

癸酉未央宮東闕罌罌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罌罌皆災也晉灼

曰東闕之罌罌獨災也師古曰罌罌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罌罌然一曰屏也罌音浮。宋

祁曰江南本罌作思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

小三卅

商化四

漢書四

十八

長星出于東方

文穎曰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

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

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

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

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沫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

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宋祁曰師古註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文帝

反廢遷蜀嚴道死雍

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

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

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

癸酉未央宮東闕罌罌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罌罌皆災也晉灼

曰東闕之罌罌獨災也師古曰罌罌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罌罌然一曰屏也罌音浮。宋

祁曰江南本罌作思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

小三三卅

前化四

漢書四

十八

長星出于東方

文穎曰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

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

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

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

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沫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

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文帝

○宋祁曰師古註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其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

應令

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

豈實人情是吏舉賢

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

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

率百石者三匹

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及問民所

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

貢

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貢廣教化也

令各率其意以道

民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

前代中

後書四

二十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

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

儀

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

夏除祕祝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

也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

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瘞

身從事

晉灼曰瘞古勤字

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

者無以異也

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劉敞曰謂

疑當作為字

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文帝

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印

師古曰功臣表

云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印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印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

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

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

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

師古曰申謂約束之

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

少六十一

首九四

漢書

二十一

固要上乃止

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

於是以前東陽侯

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爰布

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

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

日彌長以不敏不明

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而久撫臨天

下朕甚自媿

師古曰媿古媿字

其廣增諸祀壇場珪

幣

師古曰積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

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

師古曰以賢為

文帝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
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

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

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

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榮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

或用榮或用繒帛榮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榮音啓詔曰道民之路在

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行犯四

漢書四

一九

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關關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

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餓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

加務也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

樹師古曰樹謂藝殖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

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

師古曰省視也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

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

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

文帝

上然後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

及親也釐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皆歸福於朕躬釐福也

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

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是重吾

不德也師古曰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上乃下詔

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

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

古文

法言四

二二二

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脩名

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

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

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敷

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

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五月立齊悼惠王子

六人淮南厲王子二人皆為王秋九月得

玉杯

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

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

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

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宋祁曰按紀年通譜

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爲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曰後元年

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元耳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元冬十月新垣平詐

覺謀反

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

夷三族春三月孝

惠皇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曰間者

數年比不登

師古曰比猶頻也

又有水旱疾疫之灾

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

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

乃

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

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

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

各反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

害農者蕃

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為酒醪以靡

穀者多

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

六畜之食焉

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

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宋祁曰隱字下一

有也字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蘇林曰棧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

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

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

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

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

不能達遠也聞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

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

吾不德

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

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

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

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葛反

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

轍於道

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以諭朕志於單于

師古

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

今單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計社反還也

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

之大道

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趨也

結兄弟之義以全天

下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元善意也

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首九甲

後言四

二二五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

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

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

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

如淳

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

文帝

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師古曰句

之音章句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

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

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

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宗正劉

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戾徐厲為將軍次

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以備胡夏

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蠶蝗音胡光反蠶音鍾令

方名曰 卷之四 二十六

諸侯無入貢施山澤師古曰施解也解而減諸

服御損郎吏負發倉廩應劭曰水漕倉曰廩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

廩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

即位即位二十三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

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死者天地之理

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師古曰當今之世咸嘉

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

文帝

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

臨者皆無踐

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

曰孟子晉三

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

應劭

說是在也

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

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

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

下

師古曰為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

日織七日釋服

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

前紀四

漢志四

二二八

以紅為領緣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也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二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敞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程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註云傳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它不在今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師古曰言此詔

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

文帝

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

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以罹寒暑

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

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

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未也二十有餘年矣

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

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方之內耳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朕既不

前紀四 漢書四 三十一

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

羞謂忝辱也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

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

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

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

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劉放曰與讀曰歟言

得以天年供養于高廟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敞同其今天下吏

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無禁

文帝

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

就其水名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

國悍為將屯將軍

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

郎中令張武

為復土將軍

如淳曰主穿壙寘座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寘之又即以爲

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

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

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

師古曰即張武

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

大下七十一

前紀四

後七四卷

二九

有數乙巳葬霸陵

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

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

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

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師古

日中謂不富不貧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

為

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綈

如淳曰弋阜也賈誼曰身衣阜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

所幸慎夫人

文帝

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
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宋祁曰飾舊作飭當從此本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
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
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
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
以几杖羣臣爰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
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
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
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錯
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依反

烏呼仁哉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文帝紀第四

正文伍阡柒拾壹字
註文陸阡肆伯貳拾字

景帝紀第五

漢書五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環邪縣關國子顏 師古 集註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

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

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四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

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劉攽曰顏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

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

以明功也高廟酎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

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 奏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

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孝惠廟酎奏

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

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

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

師古曰遂成也達也

減者欲不受獻

師古曰者讀曰嗜

罪人不帑

蘇林曰刑不及妻子

師古曰帑讀與孥同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

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

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

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

皇帝親行之

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

德厚侔天地利

澤施四海

師古曰侔等也音牟

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

前漢紀三

卷之五

二

張才

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

其為孝

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

師古曰昭明也以明休德

師古

曰休美也

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

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

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

師古曰申屠嘉

陛下

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

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

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

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

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

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

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

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

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聞

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

前漢紀五 卷之九 三

之。郡國或饒，陘無所農桑，數畜師古曰：饒謂

陘謂褊隘也。數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饒音若交反。陘音狹。數古繫字。或地饒，廣薦

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

曰莽。劉放曰：註麋鹿食曰薦。衍一曰字。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

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

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

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五月，令

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

景帝

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

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

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

蕭何孫係為列侯師古曰係音胡計反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

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景三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封薨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子恢說不

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

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其赦嘉為

前漢紀五 卷之五 五

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

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

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灾吳王濞膠西

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壁又音

關其義兩通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

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軍竇嬰將

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

置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

景帝

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

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

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

廷尉

與丞相更議著令

蘇林曰著音著憤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著作之著音竹

筋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

師古曰丞相申屠嘉

吏及諸

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

師古曰行謂按

察也音下更反

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

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

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

入臧縣官

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

吏遷徙免罷受其故

前漢紀五

卷之五

甲

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

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

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

受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臧

師古曰界與也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

界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

子年二十始傅

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為異制也傳讀曰附解在高紀

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

景帝

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
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
廼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誑吏民
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

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藝音藝朕不忍
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

前漢紀五

卷之五

六

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為膠

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

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秋七月臨江王闕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

之劉放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

景帝

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
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
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
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
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

前漢紀五

卷之五

一

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為列侯

師古曰封苛之孫及

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為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故摠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

國大鴻臚奏謚誅策

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

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誄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列侯薨及諸侯太傅

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

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

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

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劉敞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為大鴻臚行人為大行由它書即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世無疑非表誤也顏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乎。劉敞曰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猶云大行令奏謚則非表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於此追舉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行王恢李息即大行令也

王薨遣光祿大夫弔

祿祠贈

應劭曰衣服曰祿祠飲食也車馬曰贈師古曰祿音遂贈音芳鳳反

視喪事

前漢紀五

漢本五

八

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

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

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晚

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

應劭曰先謂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

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磔音竹客

反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

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

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

京帝

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謂改其號九月封

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

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皆為列

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

損其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薨亡凡

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楙云景帝薄后

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解為謬夏

前漢紀五

漢書五

九

律考

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

于西北戌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秉為清

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

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

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綰衛綰也馬十歲齒下平

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蘇林曰宮刑其割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

景帝

音輔十月戊午日有蝕之。劉放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

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

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

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

為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苛為察以刻為

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

前漢紀五

漢書五十一

俾華

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

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

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瞻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

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

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

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

三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為

景帝

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

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

反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云

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

吏二千石車朱兩轡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

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輓以簞為之或用革如淳曰轡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蔽也左

氏傳云以藩載纒盈即是有鄣蔽之車也言千石至車耳反出非矣轡音甫元反輓音方遠反

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

前漢紀五

漢書五

一一

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

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

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劉放曰此

丈參錯不序又曰武帝時改主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并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

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耳皆上丞相御史請之是吏多

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

失中廼詔有司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

志師古曰箠音止藥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

郡取苑馬

如淳曰漢儀註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

吏卒戰死

者二千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

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

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古師

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

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夏

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

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

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

車騎材官屯師古曰屯鴈門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

馬粟没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飢没入者没入其馬夏四月詔曰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

景帝

前漢紀五

卷五十二

者也

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綵是也組者今綬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綵會也會五綵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綵音子內反條音它牢反

農事傷則

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

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

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

官省繇賦

師古曰省音所領反繇讀曰徭

欲天下務農蠶素

有畜積以備災害

師古曰畜讀曰蓄

彊毋攘弱衆毋

暴寡

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

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

師古曰遂成也

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

詐偽為吏

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

謂詐自稱吏耳

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蚌賊也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為也

縣丞長吏也

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

李斐曰奸法因法作奸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

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

其令二千石

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

其罪

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眊同音莫報反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四十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八匹也吏

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

其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

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

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

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

漢書二十一 一五

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

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周云成

康漢言文景美矣

○劉敞曰景紀以御史大夫陶青為青程襄平侯相夫為嘉又言官有大鴻臚光祿大夫又令三輔舉不如今者又載皇太后崩皆其錯誤者不知班氏之謬或後世亡其書有追補之者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景帝紀第五

正文貳阡伍伯壹拾貳字 註文貳阡玖伯叁拾陸字

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

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

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

以上廼得官服虔曰此言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

訾十筭廼得為吏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此言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筭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

皆類此廉士筭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無訾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此言筭四得官亡令廉

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前漢包五 卷五十一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

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

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

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

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樹殖也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

珠玉者坐臧為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二千石

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

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



